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五十三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十

有司徹第十七之二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　賈氏公彦曰尸不舉者以三獻訖正禮終欲使神惠均於庭徧得獻乃舉

之故下文主人獻及衆賓以下訖乃作止爵　敖氏繼公曰拜受爵亦於筵上也尸於三獻而奠爵亦欲助祭者皆受獻也薦左醢東也不奠于右為妨往來及行禮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特牲禮尸在室内始行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得神惠均於室此少牢賓尸禮室内已行三獻至此主婦又已致爵于主人訖賓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於庭與特牲正祭異也

右上賓獻尸尸爵止

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觶舊本作爵依石經及敖本改正下節有訛者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　敖氏繼公曰侑不升者酬禮不及已升嫌也　郝氏敬曰特牲尸無酬此酬者尸為賓故也

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

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

正義賈氏公彦曰特牲及下不賓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由賓尸如與賓客飲酒故有酬　鄭氏康成曰降洗者主人　敖氏繼公曰卒洗亦揖乃升主人實觶亦北面于尸之席前尸階上拜乃進受之而反位主人既答拜尸乃進北面奠爵薦左其昌本之東與酬而受觶者大夫之禮異於士也主人於尸爵

止之後即舉觶以酬尸者宜終尸禮乃可以獻助祭者也侑升堂之節其在尸奠爵之時乎

案獻以爵而酬以觶故於此用觶經中觶爵間出者既著所實者之為觶則爵字無嫌於通用也上文賓主三獻之爵尸奠于薦左待後舉者也此主人酬觶尸亦奠于薦左兩者俱在左則觶當少南而先奠者在北又上文主人酬尸故尸升而侑不升酬尸畢故侑升與尸主人皆就筵為薦羞節至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神惠右不舉下經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是也主人酬賓賓奠于左亦是神惠故即舉之特牲及不賓尸皆有酬賓同是神惠故皆奠于左也

案此觶終不舉賈氏謂即舉之繆也此主人酬尸尸奠于薦左下經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于薦右皆不舉者也而或于左或于右則不可以神惠右不舉之說概之矣賈氏篤信鄭注治經之家法也然豈可誣

經文以强就之乎

右主人酬尸尸奠酬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賈疏天官籩人羞籩之實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粘着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其豆則酏食糝食賈疏醢人羞豆之實注云酏餐也內則云取稻米舉擣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餐又云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是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賈疏公食大夫禮臐膮炙胾此直云臐膮胾不言炙者彼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飲酒之禮膰炙前已從獻故止有臐膮胾而已房中之羞內羞也賈疏下不賓尸云內羞在右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賈疏內羞是穀物故云陰庶羞是牲物故云陽大宗伯職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敖氏繼公曰房中之羞餱于房者也言房中以別于庶羞明庶羞不自房來也室中饋食之禮庶羞亦設于薦豆之左則庶羞在左乃其常處庶羞左則內羞右亦宜矣庶羞之物

恐亦不過截醯而已注以羞籩羞豆之實為此房中之羞亦恐或然但未必其俱用之也

右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主人降南面拜衆賔于門東三拜衆賔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注今文壹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　敖氏繼公曰助祭之賔主黨也故主人降拜之而尸侑不從與鄉飲酒鄉射之禮異也未獻之前衆賔位在門

東亦大夫禮之異於士者主人三拜旅衆賓衆賓荅一拜大夫士之禮同

案自此至主人就筵皆主人酌獻庭中房中之事所謂均神惠也凡七節獻長賓一也獻衆賓二也主人自酢于長賓三也酬長賓四也獻兄弟五也獻内賓六也獻私人七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賈疏旅衆也衆賓共得三拜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

門東賈疏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此賓皆在門東故云純臣也

案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鄉飲鄉射特牲禮皆然不專以大夫尊而衆賓賤也衆賓亦不必皆臣士與公有司當竝有焉位則俱在門東以西方為尸侑之位故助祭者初皆位于東耳蓋尸侑受賓禮者也主人以下至助祭諸人則皆賓之者也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

于西階上長賔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長賔辭亦北面蓋於門東少進也

主人已酌長賔乃升遠下尸也獻賔當西南面

案長賔於門東少進當近於洗稍南

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

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注古文骼為胳

正義鄭氏康成曰羊骼羊左骼上賔一體賤也薦與

設俎者旣則俟于西序端賈疏鄉飲酒司正升相旅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

序端然則先事既設後事未至其退立之位當在于序端知此不降者下文賓執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不降也

敖氏繼公曰醢在西者為降設于其位則脯當在南也賓位于庭北上而脯醢南上亦席豆相變之意也上賓一體又無脊脅遠別於堂上者也用切肺者賓設俎于堂故亦因尸禮肺繼胃言之羊肺可知

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

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執以興石經執下有爵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賈疏初位在門東今得獻反在西階南與主人相對已獻尊之故也若燕禮士得獻位于東方亦是尊之祭脯肺賈疏經云取脯取肺祭之明是脯肺李氏如圭曰賓自門東而位于西階西南猶燕禮士立于西方已獻而位于東方也衆賓以下則已獻而設薦俎于其位 敖氏繼公曰賓取

祭以降以已所有事者也宜親執之西階西南賓之正位也旣獻乃立于此尊者之禮節文彌多以相變為貴執以興似脫一爵字

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設薦于祭東則是凡祭于豆閒乃當其閒之前耳此獻長賓而宰夫司士薦則自此以下皆私人為之明矣宰夫司士大夫之私人也

右主人獻長賓

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注今文若爲如辯皆爲徧）

正義敖氏繼公曰宰夫贊酌大夫尊也贊酌者主人以虛爵授宰夫宰夫爲酌之於此乃言之者見獻賓一人乃贊酌也若是以辯謂皆如衆賓長升拜受爵以下之儀言辯受爵嫌或有不與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于尊南

案上篇云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棜以庪尊非奠爵之具也且棜在北主人獻于西階上若一一奠于棜而受于尊南則其勞彌甚何用贊酌矣蓋主人立于西階上宰夫既酌于尊乃就而授之

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主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注今文儀皆為騰或為議

正義鄭氏康成曰徧獻乃薦畧之賈疏若燕禮三卿已上得獻即薦大夫徧獻乃薦亦其類亦宰夫薦司士脀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賈疏知衆賓用切肺者以其侑用切肺不敢殊于尸明衆賓亦不敢殊于侑

敖氏繼公曰特牲禮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此下經言兄弟之儀云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然則此薦脀亦於每獻設之也體儀謂或體或儀也尊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且儀者其脊若脅之

屬與又下云長兄弟之脊折脅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

案設薦之節及體儀之法敖氏與注說不同以上下經考之則敖尤可據　又案衆賓之位繼上賓而南所以改位于西者與兄弟各為班乃可旅酬也

右主人辯獻衆賓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升長賓則有贊者為之主人酌

自酢序賔意賔卑不敢酢　賈氏公彦曰特牲獻長賔訖即酢此辯獻乃酢者主人益尊先自達其意特牲主人獻内賔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此大夫尊初則殊其長故也　敖氏繼公曰升長賔者其宗人與徧獻乃酢變於士禮賔辟尸不敢親酢主人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

案特牲與此篇主人於賔皆自酢然則非以賔卑故也特牲承室事故獻賔長即自酢乃獻衆賔此皆堂

事故辯獻乃酢與主人獻尸侑而後尸酢主人一也

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反位　敖氏繼公曰賓降反位

則主人亦就席矣

右主人自酢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賈疏虛爵指上酢爵也宰夫既授觶訖因取主人自酢之虛爵降奠于篚知者以上主人無降文明主人手中虛爵宰夫受之奠于篚可知　敖氏繼公曰宰夫授觶于上便其酌也此亦異於士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正義敖氏繼公曰位西階南之位也以特牲禮例之此時當西面主人拜亦北面也賓西面奠爵于薦左

由便也說見特牲禮薦左薦北　賈氏公彥曰賓奠薦左者後舉之以為無算爵也

右主人酬賓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　賈疏特牲士卑長兄弟為貴殊貴賤長兄弟如賓儀坐飲也至于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賓儀

氏繼公曰獻兄弟不殊其長與衆賔同亦大夫禮異也不言宰夫贊主人酌畧其文耳兄弟卑於衆賔主人於其次者不親酌可知下獻內賔放此此獻亦西南面

案特牲獻賔獻兄弟各殊其長者賔在西兄弟在東其班異故兩殊之也此則賔在門東兄弟在洗東其班畧同故第殊賔之長而已凡行禮之節始嚴而漸和始勞而漸安獻衆賔已贊酌矣則獻衆兄弟從同

可知主人洗升酌特為長兄弟一人耳兄弟雖親昵

宰夫私臣也贊酌何嫌焉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夫之賓尊于兄弟宰夫不贊酌

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賈疏大夫賓貴使宰夫贊酌令為兄弟是

親昵故雖賤不使人贊酌而親之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著其位于上乃後云薦脀設于

其位明位初在是也賈疏謂發此位升堂受爵受爵時設薦脀于洗東西面位

不繼主人而云洗東皁不統于尊賈疏特牲兄弟位主人之南者士卑故繼主人此大夫尊故也此薦脀皆使私人　敖氏繼公曰又著兄弟長以下既獻之位及其設薦脀之節也至此乃言其位者因文而見之升受爵謂每人升受爵之時也於其受獻則為之設薦脀于位明不俟其降也鄉飲酒禮衆賓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是禮似之此不言宰夫贊酌上獻衆賓不言升受爵而設薦脀其禮同故互文以相足也

案兄弟位本應繼主人而南以賓位在門東北故不可直繼主人而退於洗東所以讓賓也疏謂受爵時即設薦脀則非辯獻乃薦明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復言升受爵者為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

案上云皆若是以辯皆皆衆兄弟也若是謂酌獻拜受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也則衆兄弟受爵亦拜可知矣言受爵辯即當云薦脀設于其位矣乃著其位者

特牲統于主人此不統于主人故須著之明位在洗東而受爵則由此位而升也

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賈疏知折是豕左肩之折者以上初亨牲體明脩俎豕左肩折注云折分為長兄弟俎是也　敖氏繼公曰脀猶俎也先生脀折其衆則儀亦以此別長幼也無離肺者因上賓俎也俎不設于堂故無切肺

右主人獻兄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賓姑姊妹及宗婦賈疏約特牲記而知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為賓主禮也賈疏特牲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此大夫禮主人南面拜不與為賓主之禮南面于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賈疏左人謂人在主人左敖氏繼公曰獻之葢東北面受送之拜皆南面猶堂上之皆北面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洗不言降是洗于房也

坐祭立飲不拜旣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設薦脀于其位賈疏言亦者亦上先生之等

特牲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賈疏引特牲記者欲見內賓設薦之位處敖氏繼公曰若是以辯謂長幼拜受之儀同也不言辯受爵已於衆賓兄弟見之可知也

右主人獻內賓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

正義鄭氏康成曰私人家臣也北上不敢專其位賈疏以其兄弟北上今繼兄弟之南亦北上與兄弟位同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耳言繼者以爵既獻為文凡獻位定賈疏未獻時在衆賓後凡獻以前非定位也

敖氏繼公曰私人猶私臣也獻私人而降洗

重獻禮也拜于下而降飲賤也獻亦西南面于東楹東而拜于其右私人賤故但答其長拜以殊之自獻衆賓至此其獻凡四節惟前後兩言宰夫贊主人酌所以見其間二節之不言者為省文耳此言於若是以辯之後見獻私人之長即贊之也以是例之則獻内賓以上主人所親酌者惟於其長益可見矣此位亦北上者賤於兄弟故其位繼其後而不更端也特牲記言衆賓衆兄弟内賓宗婦公有司私臣其俎同

然則此禮內賔以及私人其𦈢亦皆儀而有膚矣大夫無獻公有司之禮豈其私臣多足以任其事不用公有司與或公有司在衆賔之中不必別見之與案國卿之尊於私人之長乃降洗以獻之而答其拜所謂治家者不敢忽于臣妾也故平時能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而臨難則死其長先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當於此類求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

臣明有君之道賈疏大夫尊近于君故屈已之臣名為私人士卑不嫌近君故得名屬吏

為臣

案私人與私臣一也但别於公家之臣耳委贄而為臣大夫之君亦君也胡云不純乎此注言士有君道可見他注謂士無臣者謬矣

通論李氏如圭曰凡專其位者雖共方皆别自為上士喪禮大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是也

主人就筵注古文曰升就筵

右主人獻私人

尸作三獻之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畀可以自舉　賈氏公彦曰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上賓舉三獻因號上賓為三獻是以事名官也作其爵者以神惠均于庭訖欲使尸飲此酒　敖氏繼公曰主人畢獻而就筵三獻

於是升立于西階上尸乃舉爵也此與不賓尸之禮皆尸自作止爵不待獻者作之亦異於士

案上文尸奠三獻之爵者欲在庭遍得獻也自主人獻長賓衆賓及兄弟內賓至私人而獻遍矣故尸于此遂自舉三獻之爵是禮節遥相接者

總論賈氏公彦曰此一節內凡有四爵尸作止爵一也獻侑二也致爵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

司士羞湇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羞魚匕湇畧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湇肉湇豕無正俎魚無匕湇隆殺之辨賈疏羊豕牲之大有匕湇之等魚無以魚為小味畧之也有者為隆盛無者為殺少

案賔尸三鼎羊為上鼎主人初獻羞之豕為中鼎主婦亞獻羞之魚為下鼎故賔三獻之節羞之也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横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

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横載者於俎為横與牲體同也不

縮載者正俎之實已多又加以益送之俎故載魚於此不得象其在魚俎也尸既卒爵乃執虛爵以待執俎者降而後奠爵拜行禮之序於此可見

右尸作止爵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司馬當作司士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爵與拜其節宜與尸同此畧言之耳下文主人亦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司馬羞湆魚變于尸賈疏上文尸使司士羞魚此侑使司馬羞魚變于尸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為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主羊俎耳羞湆魚非其事也

案前升俎時司士杋魚亦司士載其於尸主人皆司士羞之則此羞於侑者亦司士而不以司馬明矣無庸强為之辭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湇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拜東楹東者以與主人為禮則不敢獨拜西階上辟尸也此與侑如尸禮皆兼祭酒而言不致爵于主婦變於不賓尸之禮　鄭氏康成曰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于席就之賈疏賓於禮當在西階上以主人席在阼階是以拜于東楹東就之也

案賓三獻而尸爵止尸意欲均神惠也尸爵既止則

賓不得遽行獻侑致主人之禮主人緣尸之意而達之於是獻賓獻兄弟獻内賓獻私人既辯尸顧之樂可知也乃自作止爵與賓三獻遥接而後賓乃終獻侑及致主人之禮焉於三獻爵止之後尸作止爵之前閒此許多事於其中實則猶是賓長獻尸之一節也

右上賓獻侑致于主人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致于主人尸乃酢之遂賔意賈疏賔雖不言其意欲得與主人為禮令尸見賔既致爵于主人訖即酌以酢賔是遂賔意也　敖氏繼公曰賔尸則尸與侑主人為序故俟其畢獻乃酢之酢而不洗亦因室中之禮也賔尸而不因室中之禮者惟主人耳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正義敖氏繼公曰尸在其右並授也並授而不同面

拜遠辟主人獻賓之禮也云執爵以降則是既卒爵亦奠之而拜矣

案尸升筵南面答拜因受爵之禮也受爵時亦於筵上南面拜尸酢主人主人拜于東楹東尸拜于西楹西尸酬主婦主婦拜于主人席北尸亦拜于西楹西此酢賓異者賓與尸爲禮則皆不可以東賓受爵于西楹西則尸又不得拜于其右若拜于其右則嫌同於主人也故唯有筵上南面答拜而已

右尸酢上賓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

正義敖氏繼公曰二人舉觶為旅酬始也中庸云旅酬下為上其是之謂與　鄭氏康成曰三獻而禮小成賈疏三獻後乃有加爵之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此云小成也　使二人舉爵序懽心賈疏飲酒之禮酬與無算乃盡懽心故以此為盡懇懃於尸侑也　賈

氏公彦曰鄉飲酒鄉射及特牲皆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筭爵始今以二人為旅酬始者此賔尸別一禮與彼不同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觶侑乃奠而不舉侑旣奠一爵尸一爵遂酬于下是以湏二人舉觶

案二人盖皆賔之弟子以舉觶于尸侑故不用兄弟之弟子而堂上位在西楹西也尸侑皆降因主人酬尸之禮但不辭洗耳於賤者舉觶亦不安於上位敬

也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

右

正義敖氏繼公曰反位于西楹西俟拜也受爵亦於

其席拜送亦於其位舉觶者不奠觶于席前不變於

主人之儀也侑奠觶不言坐文省也于右亦由便耳

右粿南

案上主人酬尸以終獻禮侑則不酬以其禮主于尸

故侑殺也二人舉觶幷酬侑見侑之次於賓也侑觶

若舉則嫌竝於尸是以奠之而終不舉

存疑鄭氏康成曰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

於飲酒

案神惠右不舉鄭卽據此耳然上經主人酬尸尸則

奠于薦左彼亦不舉何以一左一右乎又特牲主人

酬賓賓取奠于薦右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如主人

酬賓儀此皆舉者也而奠于右然則神惠右不舉之

云不可據也

右二人舉觶于尸侑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

正義敖氏繼公曰言遂執觶以興是鄉者亦執觶以坐而俟也尸雖不奠觶猶坐以其當然也　鄭氏康成曰尸拜于阼階上酬禮殺賈疏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各于其階今同于阼階禮殺也

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

阼階上酬主人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執觶興主人乃答拜也此酬主人謂東面授之如特牲賓凡弟旅酬之儀　鄭氏康成曰言就者主人立待之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酬不奠者急酬侑也賈疏上主人酬賓奠之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

主人復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酌復位明授于西階上　敖氏繼公曰復位而西面授之下放此

案經言西楹西注言西階上雖其地畧同而西楹西則稍進矣

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旅也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西階上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

正義敖氏繼公曰私人拜而升受兄弟之爵俟兄弟答拜乃下也惟云拜受云下飲是兄弟及私人飲時皆不拜矣兄弟飲不拜者以所酬者在下難為禮也私人飲不拜者因酬已者之儀且賤者禮簡也　鄭氏康成曰私人之長拜于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

賈氏公彦曰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今言下飲之則

私人之長一人在階下飲之其餘私人皆飲于其位

案私人不殊其長蓋上經兄弟之長已不殊矣私人自當從同然其長則升受者以其受兄弟之酬故也

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　李氏如圭曰卒爵受獻惟荅其長拜故受酬亦其長得升受羣私人以之其位相酬耳　敖氏繼公曰以之其位飲所酬者也於此相酬則私人之

長其下飲之時亦在此明矣

卒飲者實爵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賈疏雖無人可旅猶自飲之訖乃實爵于篚以其酒是前人所酬不可不飲故也

案衆賓兄弟飲于上私人飲于下酬無不逮者神惠均也位有上下者名分殊也

右旅酬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内賓及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房中之羞賤也敖氏繼公曰別於主婦以上也

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敖氏繼公曰凡弟酌以相酬之時房中亦旅

賈氏公彦曰羞内賔文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酬則内賔房中亦旅可知

案内外之事悉主人統之而在内之事必以主婦分主之故獻内賔宗婦之禮雖自主人而旅酬于房中則以主婦亦相配相助之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其始主婦舉觶于内賔遂及宗婦

案特牲記云主婦及内賔宗婦亦旅則大夫賔尸房中亦旅明矣但主婦酌觶以酬内賔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内賔乃舉奠觶以酬主婦以遂之於下耳不可云主婦舉觶于内賔以舉觶乃賤者職也

右羞于堂下及房中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生年少也

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

興長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後生者舉觶與主人酬賔之儀畧同似有為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如主人而長在左

存異鄭氏康成曰長在左辟主人賈疏凡獻酬之位主人常在左若北面則主人在東今長兄弟北面在左則在西故云辟主人也

案上經主人獻内賔注云主人之位恒左人疏謂人在主人左也此長在左而舉觶者在其右正與主人

之左人者無異何云辟之乎疏語尤不楚其云常在左盖常左人之訛

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受答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賈疏特牲凡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爲旅酬又凡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爲無算爵拜送皆北面此云東面儐尸禮殺故也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賈疏上長賓言奠明止而未行此言止明亦奠薦左故云互相發明相待也賈疏酬賓雖在前及其行之相待俱時舉行

李氏如圭曰爵止謂奠之此爵與前主人酬賓之觶後並行為無算爵　郝氏敬曰爵止者奠于薦右待賓爵行而後交相錯也

右兄弟後生舉觶于其長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也如初者如其獻侑酳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賈疏上賓獻尸時尸奠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令尸不止爵即飲別不如初者

賈疏不蒙如初之文則知與上異也 敖氏繼公曰賔長衆賔長即次賔也但言賔長者亦獻于尸不嫌與三獻者同也此獻當用觚不言者文省耳特牲長兄弟於三獻之後洗觚為加爵此節與之同器宜同也上篇實觚于篚其為此用與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禮異也湑謂

湑魚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賈疏特牲云長兄弟為加爵又衆賔長為加爵不言獻此言獻者尊大夫若三獻之外更容有獻也 不用

觚大夫尊也賈疏特牲加爵用觚此用爵爵尊于觚也

案長兄弟不為加爵者大夫之助祭者賓兄弟初皆在東方獻不殊其長故於尸亦為加爵也此獻亦加爵不稱加爵者大夫禮文故辭異也此用觚無疑勺爵觚觶實于篚於此不用觚惡乎用觚乎

右次賓獻致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一人次賓之次者也舉爵即舉

觶也如初如二人舉觶于尸侑之儀其異者不及侑耳亦者亦上文尸酬主人以下之禮　鄭氏康成曰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為也遂之于下者遂及兄弟下至于私人故言亦遂之于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言無湑爵不止互相發明

案上一節次賓之加獻也上賓之獻有湑又爵止嫌加獻亦同故須明之此舉觶為旅酬始也與上節迥異何相發明之有此注疑有訛錯

右賓一人舉觶于尸遂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賈䟽長賓取觶者是主人酬賓之觶長兄弟取觶者是後生舉于其長之觶

惟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　敖氏繼公曰言皆遂及私人則是賓及兄弟之奠觶先後迭舉而不並行也其禮則賓長取觶酬兄弟長交錯以辯不拜私人之卒飲者洗酌反之兄弟長乃取觶酬賓長亦交錯

以辯卒飲者亦洗酌反之賔與兄弟又皆迭舉如初爵行無數至醉而止賔尸主於飲酒而堂上不行無算爵者此雖變於祭禮然尸猶有餘尊不宜無所別異無算爵之儀太簡不崇敬

案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賔長有主人酬賔之奠觶可行長兄弟無奠觶可行故也尸既與于堂上之旅酬而賔長復加獻賔一人又舉爵于尸者以尸得與于堂上之旅酬不得

與于堂下之無筭爵故於未行無筭爵以前為尸倍致其殷懃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于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為酬不交不錯是為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筭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

右堂下相酬無筭爵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之　敖氏繼公曰送尸于廟門外賓之也

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者不拜送也　敖氏繼公曰從從長賓也

司士歸尸侑之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侑尊送其家　敖氏繼公曰尸侑尊司士徹俎而歸之賔長以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

案上文設俎羞俎之次自賔長次賔司馬以至于司士則司士卑也故此歸尸侑之俎亦使司士卑者宜終之也是時長賔與衆賔皆出矣司士不在衆賔之列其為私人可知

主人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于寢也

有司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堂上下之薦俎也賔尸雖堂上

婦人不徹　賈氏公彥曰此篇首云有司徹別無婦人也不賔尸婦人乃徹室中之饌　敖氏繼公曰徹阼俎與堂上下薦羞之屬也婦人不徹則所徹者不以入于房與

存異賈氏公彥曰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賔及

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

案堂上尸侑之俎司士歸之其家矣賓長而下亦自授其人以歸矣安得至此又徹尸侑賓之俎哉此徹者徹主黨之薦俎羞與凡几筵器物之等也

右尸出禮畢

案賓尸之禮分三節主人獻尸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一節也主婦獻尸主婦獻侑尸酢主婦二節也賓長三獻尸爵止尸作止爵賓長致爵于主人尸

酢賓三節也三節為之經而正俎豆遞設又以益送之俎及燔俎絡繹轉運往來升降為之緯以此觀之則諸俎之多少隆殺與設俎之人之長次皆秩然而有序矣

若不賓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賓尸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　賈氏公彥曰自此至終篇皆不賓尸之事從尸飲七以前皆與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續之也　敖氏繼公曰此下之禮視賓尸者為少質則是制禮之

序此先彼後如冠禮之醮與醴者然也而上下篇以賓尸者為主至是乃更端言不賓尸者焉周禮尚文抑又可見是雖與冠禮言醴醮之序者不同意則相類也然既有新儀又存舊禮使夫人自擇而行之是又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固不專主於所尚而已　郝氏敬曰凡饋食于室賓尸于堂少牢賓尸故室中之事比特牲為簡至賓尸而後禮備若不賓尸則室中事加詳矣

案正祭在室主於嚴敬賔尸在堂則有懽欣和樂之
情焉踴躍鼓舞之象焉若不賔尸則尸未出室猶全
乎神仍于室中行事而主人主婦與尸祝佐食賔及
兄弟私人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於和樂之中多嚴敬
之意大抵與特牲後半相類惟無嗣舉奠以辟國君
耳孝經所謂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於此乎可覩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不賔尸謂下大夫也舊説云謂大

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配而此備有似失之矣賈疏曾子問注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

案不賓尸之故非一已詳見本篇之首蓋上下大夫皆有賓尸之禮亦皆有若不賓尸之禮不以爵等殊也舊說以此為攝主殺禮之祭固為失之康成辨之

是已而必屬之於下大夫不亦泥乎同一大夫也舉

盛祭則賓尸稍殺則不賓尸夫誰曰不可春祠夏禴

秋嘗冬烝四時之祭殊名則典禮不必盡同可見矣

注疏陽厭陰厭之解已於特牲禮辨之又見本篇之

末

則祝侑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尸七飯時賈疏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是也

郝氏敬曰自迎尸入室以後

至祝侑尸食以前禮與賓尸同故曰亦如之

尸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飯賈疏上已七飯故知此當八飯

祭祝既侑而尸又食也

乃臧俎臑臂肫脡脊横脊短脅代脅皆牢臧音成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臧者臧於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

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　賈氏公彦曰特牲尸食訖

乃盛令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變也先言臑見從下起不言肩肩未舉舉乃盛也不言骼骼已舉先在俎有司徹不盛俎者賓尸之禮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凡骨體之數左右合為二十一體此猶有六體謂三脊三脅皆取一骨盛于肵各有一骨在俎不取以備改設也　李氏如圭曰俎有十一體三脊三脅皆二骨既舉而三脊三脅各遺一骨　敖氏繼公曰先正體而後脊脅亦以尊卑也前體先臑後臂者

肩未舉若自下而上然也此所取者三體四骨與所舉正脊幹骼則羊豕各四體六骨矣肩既舉而俎但有六骨以為所釋者也　郝氏敬曰盛俎謂佐食取衆俎之實盛于肵俎祭畢歸尸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賓尸則俎重鼔故不盛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少牢注云肩臂臑肱骨也膊骼股骨也鄉飲酒注云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骼也又後有髀觳特牲記注云觳後足也凡體前

貴於後觳賤於臑故數臑不數觳是以觳不升於鼎又髀在膊上以竅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前分為正脊次中為脡脊後分為橫脊脅亦三分前分為代脅次中為長脅後分為短脅是其二十一體也

魚七

正義鄭氏康成曰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賈疏少牢文其一已舉賈疏尸食時已舉其一惟有十四在　敖氏繼公曰魚盛七並前所舉者一僅八而已牢之骨體已多此可以畧特

牲少故魚盛十有二

存疑鄭氏康成曰必盛半者魚無足翼（賈疏魚雖有翼不能飛故曰無翼）於牲象脊脅而已（賈疏牲六體十二骨盛六是半魚無足象牲脊脅亦盛半相似）

案魚盛七者為俎釋三个又有祝主人主婦之魚俎實必奇故盛其半而止也注以為如脊脅之二骨而各取一骨可也謂無足翼而然則迂矣腊則有足而亦盛半何以通乎

腊辯無髀注古文髀作脾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盛半也賈疏下文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明不盡盛腊在魚下明盛半與魚同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賈疏牲用右知此亦盛右體

賈氏公彥曰兩髀在祝俎明無髀　楊氏復曰辯者辯盛右體也注云盛半脊屬則存乎俎者左脛五體並三脅八體耳　敖氏繼公曰前升腊于鼎俎時不云髀不升故此明之腊用一純故得取其半云辯者明右體及其脅與脊皆盛也腸胃膚不盛者以其

於骨體為賤既取骨體則賤者畧之可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腊脊不折直為一段代脅長脅短脅各一體左右三脅脅骨合為六體并脊為七通肩臂等十為十七體與牲體同肩既舉俎唯十六在言臧半明脊屬

案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是腊亦用體解之法也體解則脊亦分正脊脡脊橫脊而為三矣疏乃云直為一段何也脊三并脅六為九通肩臂等十為十九肩既

舉則俎有十八在今所盛者半而脊屬焉則十通所舉之肩為十一也脊無左右故不得不屬於此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正義敖氏繼公曰先盛衆骨體乃舉肩變於士禮亦為舉肩之後又實他俎不宜與肵俎之事並行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

正義郝氏敬曰佐食又取堂下一虛俎入室　敖氏繼公曰羊當作魚字之誤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魚俎東主於尊賈疏少牢魚在羊東今攄魚腊宜在魚俎東而繼羊俎言之以羊尊為主也

案魚俎在羊俎之東又東則繼魚俎而不繼羊俎矣不必强為之辭

乃攄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攄之益反个古賀反注今文攄為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个猶枚也魚攄四枚賈疏魚七攄去四枚釋三个腊攄五枚賈疏腊俎猶有八體在攄去五枚釋三个釋者皆為改饌西北隅也其所

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賈疏腊右體已臧脊又屬馬下文云主人腊臂主婦腊臑祝則骼故知所釋者惟三脅耳　郝氏敬曰撫分取也魚腊各留三个于本俎待改設其餘盡取之以出室也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賈疏主人臂主婦臑見下文祝用骼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此皆於鼎側更載焉賈疏撫時共在一俎以出及下設時各異俎又不同時故知更載云鼎側則不復升鼎也不言主婦未聞賈疏下有主婦俎腊臑此經不言主婦或傳寫者脫耳敖氏繼公曰此亦大夫之禮異者也取于是者主人主婦之魚腊及祝之魚也祝俎之腊用髀儐與不儐同耳

案特牲士禮祝主人主婦之俎皆無魚腊少牢正祭祝俎腊兩髀屬于尻此不賓尸者亦當然也主人主婦正祭時不設俎至賓尸滅五鼎為三鼎則腊不用

而以魚為益送之俎賓尸無祝而有侑侑主人主婦皆有魚俎為之益送焉此不賓尸則無益送之魚故於此即分尸俎之魚以入于主人主婦之俎所以見雖不賓尸而此禮實自賓尸而殺也既取魚因亦兼取腊主人主婦既有魚腊則祝俎雖已有腊亦當益之以魚以其與賓尸之侑差類也此則視賓尸之禮為殺而比特牲則隆矣祝腊骼臆說非經例

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飯父晚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惟云主人拜侑省文　鄭氏康成曰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士大夫既不分命數則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案大夫十一飯既不分命數則賓尸不賓尸不分上下大夫可知

佐食受牢舉如儐儐臂印反一音賓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肺脊　敖氏繼公曰此儐者賓之之謂蓋指賓尸之禮也惟言賓則意有所不備故

以儐言之經先見儐禮已有成文故此以如𡩋之省文耳不言如初者見是禮原不在儐禮後也

案少牢篇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之時乃室中行事此時去賓尸時尚早經乃云如儐者謂如其有儐尸之禮耳後凡言如儐者放此

右不賓尸尸食之禮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肝牢肝也　敖氏繼公曰自卒爵以下不蒙如儐禮者欲與後禮相屬也凡與儐禮同而重見之者其意皆然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醋酢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與上文所謂儐者皆前篇室中之事初非儐禮乃以儐為文者以其已入儐之節内故爾下文放此

其綏祭其嘏亦如儐注綏古文為挼敖本從古文作挼

正義鄭氏康成曰綏皆當作挼挼讀為藏其隋之隋賈疏守祧職文

存疑敖氏繼公曰挼亦當作授挼去授字又差近也

右尸酢主人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

正義敖氏繼公曰祝之薦脀如儐則牢與腊皆髀明矣祝於儐亦有肵從不言者與佐食連文故畧之耳

惟言位與薦脀不及其儀者可知也下文類此者皆然

總論賈氏公彦曰此主人獻內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

右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如儐謂拜送爵以上之禮 賈

氏公彦曰此主婦獻尸節内爵數與主人同惟不受嘏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賈疏據籩人職而雜用之下賓尸也賈疏案上賓尸時䊤蕡白黑糗餌之等朝事之籩羞籩之實各用之而不雜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

位　賈氏公彦曰此設籩實繼在少牢室内西南隅案上賔尸主婦亞獻尸設籩直有糗脩二籩此主婦亞獻有四籩者賔尸之禮主人獻尸主婦設四籩麷蕡白黑故至主婦獻時直設糗餌與脯脩二籩通前四籩為六籩此主人初獻無籩從故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自少於賔尸兩籩　敖氏繼公曰籩位自左而右績之變於敦位也此從獻之禮儐則闕之者詳於堂上故畧於室中隆殺之宜也

案無籩從殺于賓尸之初獻而四籩隋于賓尸之亞獻有所屈有所申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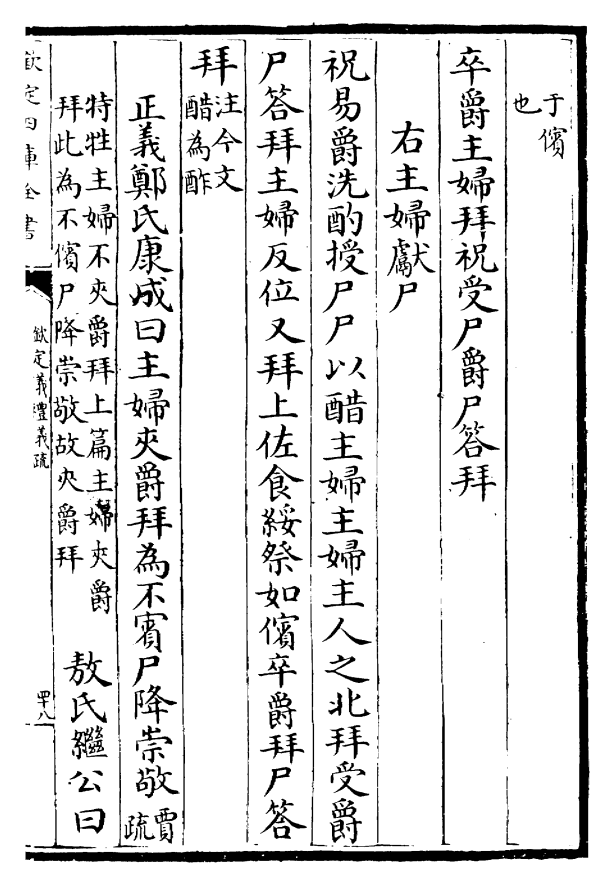
通論敖氏繼公曰此饋食之禮則四籩者其饋食之籩與周官籩人職饋食之籩五有棗栗而無糗脯蓋棗下脫糗栗下脫脯也天子諸侯饋食之籩亦八當與豆數同

案敖氏言籩人職有脫文頗為得間蓋籩豆皆偶不應饋食之籩僅五物而止也然據此經加之糗脯猶

缺其一而經文未可輕變姑闕所疑或以糗為羞籩之實脯為加籩之實饋食不應重用之則豆實之醓醢魚醢亦兩見矣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換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主婦反取籩至祝受加于肵此異于儐賈疏上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籩燔從之事此篇不賓尸主婦亞獻尸乃有籩燔故云異



于儐也

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右主婦獻尸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注今文醋為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夾爵拜為不賓尸降崇敬賈疏特牲主婦不夾爵拜上篇主婦夾爵拜此為不儐尸降崇敬故夾爵拜

敖氏繼公曰

此夾爵拜內子正禮也儐則畧之

案少牢正祭于室與賓尸于堂主婦獻尸皆夾爵拜可見其為正禮也其受尸酢則否以有兩番獻故於酢畧之此不賓尸受酢與獻尸同亦仍是兩番夾爵拜耳

右尸醋主婦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尸卒爵至此與儐同者亦在上

篇

案謂同上篇正祭亞獻祝之儀

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賔羞燔如尸禮卒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賈疏案左傳趙姬請逆叔隗以為内子國語卿之内子為大帶則内子卿妻也特牲主婦設籩者士妻卑也上文尸與下文主人籩皆主婦設之此使宰夫設籩故云祝賤使官可也 自宰夫薦至賔羞燔亦異于儐賈疏少牢主婦獻祝祝亦無籩燔從一事 敖氏繼公曰内

子不薦而使官為之者遠下尸亦大夫禮異也士禮

主婦薦豆籩于祝

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祝卒爵而主婦受是亦不拜既如儐也自此以上如儐者皆在前篇

案如儐二字統少牢正祭與有司徹之賓尸而兼言之按其節次以如之也此主婦獻二佐食如儐者如正祭主婦之獻佐食亦酌獻之于戶內佐食北面拜

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而坐授主婦也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户西北面答拜爵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爵止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敖氏繼公曰此三獻爵止之義與特牲禮同受爵而即止亦大夫禮異也

郝氏敬曰少牢正祭賓長三獻尸尸卒爵酢賓長賓長又獻祝祝啐酒奠爵而主人出尸遂起不賓尸則

賔長獻尸尸受奠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致爵而后舉與特牲禮同

右賔長獻尸爵止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戸西北面拜送爵司宫設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受乃設席異于士也賈疏特牲禮未致爵已設席　敖氏繼公曰設席亦於主人立處之南

案特牲主人席于戸内主婦洗致于主人不著設席

之人賓尸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其筵之設在受尸酢時司宮設之此云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則亦其異者

主婦薦韭菹醓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

正義鄭氏康成曰臂左臂也賈疏右臂尸所用故知左臂　特牲五體此三者以牢與腊臂而七賈疏特牲一豕故作俎用五體此經牢兼羊豕

臂脊脅俱有是六也通腊臂而七

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賈疏特牲記云腊如牲骨骨卽體也此腊臂直一骨無並上文腊摭五枚左肩臂臑膊骼今主人不用肩而用臂以羊豕皆用臂故腊亦用臂

敖氏繼公曰腊臂亦左臂也肺離肺也脊脅各一骨脊脅之數皆少者以俎實多故爾亦遠下尸也魚一亦横之與牲腊異旣設俎主人乃升筵坐與主婦升筵之節同

案上文云主人之魚腊取于是此魚一腊臂卽上之佐食所摭者也此設之亦佐食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從者變於士也賈疏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並燔從　敖氏繼公曰此籩祭不贊且無從與士禮異者其辟尊者之禮與此牢肺則絶祭嚌之者各一也亦卒爵于席者室中之禮已在席則宜卒爵于席不必於拜受之處成禮也

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尸內北面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醋不更爵殺

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

正義楊氏復曰自主人酳尸以後其節大率與特牲禮同主人不致爵于主婦為異　郝氏敬曰司宮設席于戶內主人立處之南其薦二籩二豆一俎主婦受爵自酢皆與賓尸異自此以下之禮賓尸皆行于堂不賓尸皆行于室所以異也

案特牲夫婦交致而又自酢此惟主婦致而自酢者主人尊則主婦稍降也累而上之至于天子諸侯則夫婦之閒愈尊嚴矣至若特牲主婦之俎與少牢不賓尸主婦之俎所下于主人者惟俎實不同而已賓尸主人益送之俎與尸同而主婦止羞羊燔者婦人之禮於堂事則尤殺也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爵止至自作止爵亦異于儐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賈疏特牲祭酒訖乃止爵經云燔從乃爵止也今大夫作止爵乃祭酒故云變于士　敖氏繼公曰尸卒爵受爵而即止故於是祭之於三獻而無從與士禮異者其亦辟尊者之禮與

通論賈氏公彥曰賓尸止爵在致爵前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于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後欲神惠之均于室中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賓受酢不夾爵拜而卒爵之儀

又畧以其閒有爵止之事旣變於上故此儀亦不得

同於主人是與儐少異者也

右尸作止爵酳賓

獻祝及二佐食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獻祝亦北面拜獻佐食亦西面

拜與上篇此節獻祝不卒爵又不言獻佐食之禮此

經文畧也其或以主婦獻禮通之與特牲禮曰獻祝及佐食皆如初

右賓長獻祝佐食

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　敖氏繼公曰主人雖拜于席亦立受爵與祝異

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宫設席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面者變於士妻賈疏特牲記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此東面故云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賈疏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宗婦位繼主婦今主婦與特牲宗婦位易處則宗婦位亦易處則宗婦位南面西上可知內賓自若東面南上賈疏亦約特牲記文敖氏繼公曰北堂謂立于北堂卽所設席之北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之席北堂東面則在宗婦之北也亦異於儐此設

席亦北上也賓尸之禮席主婦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是東上而上左也此禮設席雖變而東面亦宜上左上左則北上也

案敖氏以宗婦不改特牲東面之位似未必然房中之深幾何既尊兩壺于西墉下內賓繼而南矣其北即北堂宗婦位於此恐不能容主婦之席矣況其北又逼設洗之所乎或席于宗婦之東為兩層則可耳注謂此宗婦南面理自可通意房中常位本與特牲

無異届賔致爵時主婦乃與宗婦易處既則反之所以然者其亦辟尊者之禮與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賔西面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北東面者北為下賈疏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故北為下

存疑敖氏繼公曰席北上主婦乃拜于席北者以其先立于此故由便也不拜于席南者其以切近於宗婦長之位故與

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

正義鄭氏康成曰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畧之特牲主婦㲉折賈疏引特牲見彼是㲉折此不言骨名是畧也豕無脊脅下主人賈疏上文主人有羊脊脅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賈疏上主人牢與腊臂而

七此五 敖氏繼公曰此肺嚌羊肺也祭字誤衍爾是畧

豕折而腊臑者腊與牲並用則宜放其尊者

案上文云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不言主婦疏以為傳寫者脫耳今此云腊臑是主婦之俎亦取于所擫者無疑矣又薦俎之設籩燔之加尸祝則於主人初獻主婦亞獻時佐食之俎設於主人初獻時亞獻無加焉賤故殺也主人則於主婦致爵時主婦則於賓致爵時皆層遞相接為之不於尸酢時者正祭嚴重

不與賓尸同故皆於其專獻也

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立飲拜既爵者變於丈夫

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戸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于儐

賈疏少牢賓長獻直及祝不及佐食彼注云不獻佐食將賓尸禮殺此不賓尸故異　敖氏繼

公曰易爵于篚亦下篚也自及佐食至此亦儐之所

殺者其義與上同

案賓尸主人獻尸獻侑尸醋而侑不醋主人獻賓及衆賓主人醋于長賓而衆賓不醋蓋醋者其主受獻者也不醋者其以次而連獻之者也賓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醋而主婦不醋又俟其併致于主婦而後主人醋之正同此例

總論賈氏公彦曰自賔長獻尸一節内凡有十爵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醋主婦三也尸醋賔四也賔獻祝五也獻上佐食六也獻下佐食七也賔致爵於主人八也致爵于主婦九也賔受主人醋十也

右賔長致于主人主婦

總論敖氏繼公曰自是而後以至于末獻室中之事無復如儐者以内外之禮異故耳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賓尸則祝猶侑耳

案內羞庶羞解詳見賓尸賓尸之禮羞于侑不賓尸

則羞于祝故注云祝猶侑也

右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

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

脊皆如儐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與儐同者在此篇　敖氏繼公曰此禮長賓之俎其異于儐者無切肺耳

右主人獻賓至私人

卒乃羞于賓兄弟内賓及私人辯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謂皆獻畢也獻畢卽羞之亦其節之異于儐者　鄭氏康成曰乃羞者羞庶羞

右羞于堂下及房中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

正義賈氏公彥曰上賓長已獻尸訖此是次賓長爲加爵也　鄭氏康成曰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　敖氏繼公曰此亦洗觚以獻與特牲兄弟長加爵之器同經見此禮之殺於上者惟爵不止與不及佐食耳餘則畧之以其可知故也

案獻加獻也言致復言醋者醋于主人也此一節内

凡有六爵次賓長獻尸一也尸醋二也獻祝三也致于主人四也致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此亦無長兄弟加爵義已見賓尸

右次賓獻致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　李氏如圭曰此兄弟舉觶于其長亦當如儐禮在羞于私人之後賓長加獻之前文不具耳　敖氏繼公曰此亦

儐不儐同也不言如儐未詳此上之文不具者多矣

固不止如李氏所云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此堂下兄弟及賔行無筭爵似無

旅酬案特牲尸在室内亦不與旅酬之事而堂下賔

及兄弟行旅酬又使弟子二人舉觶為無筭爵此不

儐尸之禮堂上與神靈共尊不敢與人君之禮同旣

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特牲堂下

得獻之後與神別尊故旅酬無筭爵並皆行之士賤

不嫌與君同故得備禮也

案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為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此經文義甚明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為上朱子章句義畧同蓋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賈疏以為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未必然

右旅酬無算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于儐

賈疏云殺者上文賓長加爵及主人此不及也　敖

云異者少牢無利獻賓尸之禮佐食又不與也

氏繼公曰奠之亦北面奠于其筵前也祭事將畢其

禮漸殺衆賓長獻不及佐食故祝於此亦不終其獻

以見已禮亦宜殺之意是亦異於士

右上利獻尸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

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主人出至此與儐雜者也賈疏雜謂有同不同先羞徹主人薦俎者變於士賈疏士禮既餕乃徹阼俎此餕前徹阼俎特牲禮曰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　敖氏繼公曰祝反復位入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經有脫文也徹阼薦俎亦佐食為之既徹阼俎則堂下俎畢

出與特牲禮同

通論孔氏穎達曰告利成之位特牲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楚茨詩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箋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明遠于大夫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於西階下告利成也特牲告利成卽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謖主人降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

節文故祝入又致孝孫之意報尸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此天子告利成之禮也

右尸出祭禮畢

乃餕如儐注古文餕作餕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上篇自司宫設對席至上餕興出也

右餕

卒餕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

几扉用席扉附胃反注古文右作侑扉作茀

正義鄭氏康成曰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賈疏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遣此二人舉之可知宰夫取敦及豆賈疏宰夫多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本主婦設之今云官徹明非婦人知宰夫為之也上文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又主婦獻祝宰夫薦以此言之則宰夫代主婦徹籩豆及敦可知不令婦人改徹餕敦豆變於始也

尚使官也賈疏少牢初設饌主婦薦兩豆宗婦一人贊兩豆主婦設一敦宗婦贊三敦是其始時婦人設之今使宰夫徹尚使官故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

敖氏繼公曰南面亦大夫禮異也

案此改設也注疏厭飫之說非是詳見特牲禮

納一尊于室中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玄酒

司宮埽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埽豆間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

賈疏案曾子問凡幣帛皮圭爲主命埋之階間此豆間之祭埋之西階東以神位在西故近西階也 敖氏繼公曰此據聘禮埋幣之處而言也

右改設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宫闔牖戶

正義鄭氏康成曰閉牖與戶為鬼神或者尚幽闇

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賔出

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賔者亦拜送其長

婦人乃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　敖氏繼

公曰言婦人乃為徹事也其事在下

徹室中之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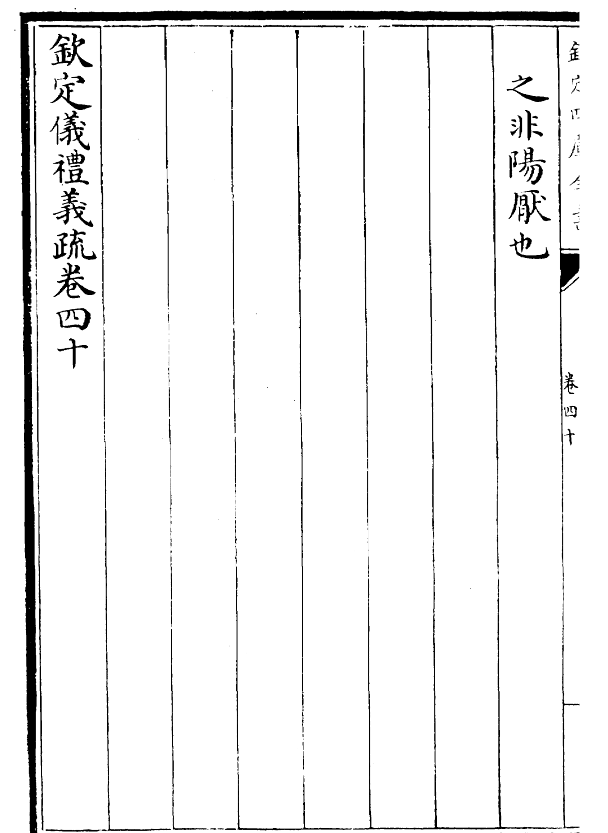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内相兼禮殺　敖氏繼公曰室中之饌卽改設者也婦人徹此饌者為其當以入于房與凡徹饌而以入于房者婦人乃得為之不然則否室中之饋改饌而闔牖戶自闔牖戶至此須臾之頃耳然則改饌之不為厭神益可見矣

右禮畢

案不賓尸之禮亦分三節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此一節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二節也賓長獻尸爵止尸作止爵尸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于主人致爵于主婦酢于主人三節也　又案士大夫常祭之外當有殤與無後之祭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若不祭曾祖則諸父之無後者於何祔之此亦可見士雖一廟或

二廟而所祭不止於祖禰大夫三廟而所祭必及於高曾也鄭注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然則殤與無後之祭其別曰與曾子問謂宗子殤其吉祭特牲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云是宗子殤祭之於奥之禮脫於祭祖禰時祔之則奥既為祖禰之所棲不得又為殤之所棲且同有牲俎難於陳設也若謂祭畢更行厭祭則自質明以至晏朝亦云勞矣尚堪再舉乎以此推之則宜於祭後之

次日舉殤與無後之祭而所謂祔者第於其昭穆相當之廟祭之即謂之祔耳非必同時也曾子問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意其宗子殤與凡殤並有者並祭之一設于奥為陰一設于屋漏為陽如食閒之頃乃徹之與攝主不厭祭則無此矣無玄酒者為陰厭又見特牲少牢之初有玄酒者之非陰厭也尊於東房者為陽厭又見特牲與大夫不賓尸之末納一尊於室中者



之非陽厭也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李鋌